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南北朝

戊[illegible]宋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illegible]元年北涼承元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于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疲糧少深壘自固監軍侍

奚斤始則堅壘自固不從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為恥冒昧追敵其追也由於妬功其被擒

御史安頡（同之子）曰赫連昌猾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禽之（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後昌以謀叛見殺）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即位改元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禽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定于平涼夏軍將遁會魏軍食少無水夏主定乃分兵夾

也仍由於無能
庸懦好忌者流
深可恨亦可哀

擊之魏軍大潰斤為所禽夏人復取長安

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光禄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

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乙未朔日食

己巳宋元嘉六年魏神𪊨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録尚

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録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録尚書事領南徐州宋南渡後僑置徐州于京口宋改曰南徐至隋始省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内外之務以義恭為荆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匪易汝性褊急宜念裁抑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虚懐博盡毋輕以喜怒加人名器宜深愛惜爵賜尤應裁量聲樂遊嬉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若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悉知衆事也

三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潔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于人事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時宜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淵辯

等不能辨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搖之壯伐若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南壯殊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若彼果來如以駒犢鬥豺虎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撒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走可一舉而擒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三陰已為干之陰巳為支之陰巳巳合為干支皆陰先是是為三陰之歲旄頭昴七星主西方又為旄頭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

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攻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至栗水胡三省注在漢北近稽落山有竇憲故壘在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俘獲甚衆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魏主得蠕蠕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懼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乞蓋可汗憤悒而死子吳提立號勅連可汗

五月壬辰朔日食

武都王楊元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鋌于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為之舉筯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尩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尚書曰軍國大計

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十一月己丑朔日食星晝見十二月秦地震

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十二月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庚午宋元嘉七年魏神𪊨三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彦之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

道憐之子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若必進兵當權歛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彦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鋒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絶

魏南邊守將請逆擊宋人雖未必盡由私利起見然其謀亦則不及崔浩遠矣至欲悉誅境上

流民尤為乖謬河北皆魏地流民皆魏民安有防人侵掠自先戕賊無辜乎

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獨崔浩以為不可浩曰南方卑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欝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又固諫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

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邵(卲)款而反速之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可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　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于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　揚州于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為金庫午為火旺以火害金故曰害氣庚金午火歲在庚午以火剋金故曰自刑　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

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頴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所禁反說文曰水下漉為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字度世預之元孫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襲劉曜于此以河氷泮為神靈之助因號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于是司兖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

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欲成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九月燕王馮跋卒弟弘（字文通跋之少弟）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魏主如統萬

夏主遣使求和于宋約合兵滅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虚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崔浩言（浩曰義隆與赫

連定逵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兾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

遂如統萬謀襲平涼既而使將軍古弼（魏內人諸姓吐奚氏為古氏弼初賜名筆後改曰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涼與戰夏兵大敗

西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四銖輕薄民得因緣為奸正坐變更成法之弊乃患盜鑄衆轉請聽民鑄錢何與揚湯止沸耶甚至鑿新錢用古錢則更因噎廢食矣晉宋以降元嘉之政所謂彼善於此耳然鑄法敗壞若

宋時錢制數更是年始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至元嘉二十四年復鑄大錢時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以防穿鑿宋主從之明年罷之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遂罷後孝建元年更鑄四銖文曰孝建形質薄小輪廓不成盜鑄者衆雜以鉛錫吏不能禁物價踊貴民患苦之于是沈慶之建議聽民鑄錢郡縣置署平其準式去其雜偽萬税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乃止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顏竣字士遜延之之子景和二年即泰始元年又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廓不磨鑢謂之耒子尤輕薄者謂之荇葉聽民私鑄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鵞眼錢劣于此

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賈不行已罷二銖惟禁鵞眼綖環餘皆通用禁民鑄泰始二年乃普斷新錢專用古錢蓋三十七年之間錢幣凡七變云

十一月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彦之棄軍走

先是宋到彦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彦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宁彦宗略陽垣道人

之守滑臺帥大軍前詣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進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委任之意耶彦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卒必散彦之乃引兵自清河注見前入濟南至歷城漢縣今為山東濟南府治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孤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既而到彥之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宋主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　蕭承之字嗣伯南蘭陵人齊高帝之父也北高平郡治湖陸注見前宋有南高平僑郡故此云北

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

壽陽土荒民散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城府完實遂為盛藩　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

淠水即沘水源出霍山遲壽州之西北流入淮

辛未年　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　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　春正月

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窮蹙出降乞延殘喘於理當憐而宥之赫連定乃竟殘害無噍類殘忍極矣未半年而定亦殄滅足為暴戾者戒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饑秦出連輔政（代北複姓有出連氏輔政其名也）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出降夏主竟殺之夷其族（西秦自乞伏國仁據苑川至暮末亡凡四主合四十七年）

二月魏克滑臺宋檀道濟引兵還

先是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敗魏師于壽張（本漢壽良後漢更名故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明初始置今令治屬兖州府）道濟復自濟上至歷城（二十餘日間道濟與魏軍三十餘戰皆捷）叔孫建縱輕騎邀其

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太原晉陽人）助之遂克滑臺（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執修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

退道濟全軍而返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

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

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于魏曰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元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遂釋之後慧龍卒元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

先是夏主與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既而魏克平涼復取長安至是夏主畏魏人之偪擁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既而送定于魏魏主殺之

赫連夏自勃勃僭號至定亡凡三主合二十六年

閏月魏遣使如宋求昏

謝述乞貸劭死既見酬納恐侵奪主恩亟焚其表可謂得人臣

魏主使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

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劭代湛後劭坐贓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劭先朝舊勲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劭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劭夙誠特加曲宥吾所言謬會故時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

事君之民所皆雅告其子丹然較之明李抗疏論救陳說紛紜惟恐世人不知事由己出者矣習胥壞

也使綜對前楚其表

謝述字景先景仁之弟

秋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徵世冑遺逸

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元字子真涿人博陵崔綽字安平人趙郡李靈字武符平棘人河間邢頴字宗敬鄚人渤海高允字伯恭蓚人廣平游雅字伯度任人太

原張偉字仲業中都人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元等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元等皆拜中書博士元舅崔浩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愈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族姓元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事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于衆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魏主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

鼓以達寃人胡三省曰令負寃者得詣閽撾鼓登時上聞也

壬宋元嘉九年
中魏延和元年 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

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狹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秋七月宋益州人趙廣作亂

宋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聚歛興利商賈嗟怨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招合蜀人千餘攻殺巴興晉縣隋改長江

元首故城在潼川府遂溪縣令逐陰平宋有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故城在四川綿州德陽縣太守道濟遣軍斬之先是道濟欲以帛氏奴孫愐曰帛姓也梁顯為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蜀漢縣隋省故城在德陽縣山中聚衆向廣漢攻陷涪城于是涪陵晉郡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是江陽漢縣晉為郡今四川瀘州是遂寧漢縣晉置郡今仍為縣屬潼川府諸郡守皆棄城走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廣乃詣陽泉寺迎道人枹罕程道養言是飛龍推為蜀王

建號太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長沙王廣及梁顯等皆為將軍衆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參軍裴方明等出擊先敗還已頻破之明年賊復攻逼成都時道濟已卒方明匿不發喪以兵擊賊大破之賊退屯廣漢分守郫城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藉之以兵來救方明與藉之合攻郫克之斬程道助進擊廣漢賊衆奔潰涪蜀皆平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

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

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

好學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于魏魏主遣太常李順拜牧犍為河西王初魏主遣李順至涼涼王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責之蒙遜乃拜受詔及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無禮不敬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皆庸才惟牧犍器宇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及是牧犍使至魏主謂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乃進順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

冬十二月宋謝靈運有罪誅

靈運直是作反
乃以詩文過累
有其志則不應
為宋官矣史以
恃才陵物為其
反禍之由是猶

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字彥重昶之弟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内史靈運遊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于三江口在廣州番禺縣東南鬱水為西江浪水為東江湞水為北江西北二江合流而東與東江會謂之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于

曲為遷就豈春秋正義哉

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同時名位素出其下者並見任遇意甚不平又多所陵忽故及于禍

甲戌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南蘭陵人討楊難當破之

先是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中山無極人刑政不治乃自徙中起蕭思話思話先為青州刺史魏克滑臺思話棄城走坐繫尚方徙作令復徵起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奔洋川即洋水在漢中府西鄉縣東水經注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為洋川難當遂有

斧椎所稍輒貫數人氐豈肯聚立以待乃前誇鉾甲之堅後侈斧椎之利遂不自知其言之鑿枘若書家惡道不堪一噱

漢中之地至是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為前驅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軍分守思話與承之共擊屢破之既而難當遣其子和將兵擊蕭承之為承之所敗承之與和相拒四十餘日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氐不能當敗走承之追擊斬獲甚衆遂悉收漢中地置戍葭萌水即白水江在四川保寧府昭化縣西北水經注白水出西傾山東南流至葭萌縣亦謂之葭萌水思話徙鎮南鄭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甄法護坐賜死

燕王弘稱藩于魏

先是魏主攻燕圍和龍燕尚書郭淵勸燕主送款獻女于魏乞為附庸燕主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已而魏主拔燕旁郡引兵西還至是燕王遣使奉表謝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主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使燕被留事具前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襃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

天下

乙亥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 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燕王弘稱藩于宋

初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陣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本宋將被執事具前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南海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亦宋將降魏事具前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由是魏人數伐燕燕主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拜黄門侍郎及是

燕曰危霬燕王不遣太子質魏魏頻伐之遣使至宋奉貢稱藩宋封

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凉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

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凉王三十

年若七年凉王牧揵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

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

盤于遊畋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揵不悦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

劉湛始因景仁而進既乃猜嫌忌嫉反噬相加阿附權藩藉勢傾害實小人姦險之尤者宋主既聞其謀乃不即為窮治而隱忍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又陰謀遣人殺景仁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于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

以醸禍何哉

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門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于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　庾炳之字仲文鄢陵人

六月宋大水設酒禁

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穀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字道明田子之子以為酒糜穀而不能療饑請權禁止從之

秋七月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丹陽尹蕭摹之南蘭陵人思話從父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

伐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靡損無極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丙子 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 是歲燕亡凡三國

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畏疑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會宋主疾

篤義康請名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累月宋主稍閒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吴子輩不足為憚

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即高句麗

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境克之先是燕太常楊岷勸燕王速遣太子質魏燕主不從密遣尚書楊伊請迎于高麗及是高麗遣將以數萬衆至和龍燕王焚宮室帥龍城見户東徙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高麗處燕王于北豐高麗地名居二年燕主復遣使求迎于宋高麗人殺之北燕自馮跋篡立及七凡二主合二十八年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

先是赫連定西遷難當遂據上邽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絶至是魏伐之先遣使齎詔諭旨難當懼遂奉詔降

冬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

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丁丑 宋元嘉十四年 魏太延三年 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姦猾專求宰牧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西域朝貢于魏

先是西域龜茲疏勒烏孫皆漢時舊國注俱見前悅般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本北匈奴部落為竇憲所破北單于西走康居其不能去者居龜茲之北為悅

般國渴槃陀在葱嶺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鄯善焉耆車師注亦俱見前粟特一名溫那沙在葱嶺之西康居西北古奄蔡國也去代一萬六千里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西域去中國絕遠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乃遣行人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為蠕蠕所執恩生見勑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切責勑連勑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至是魏主復遣侍郎董琬等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即漢大宛國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在破落那西北故康居國也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二國

皆欲稱臣奉貢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

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

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涼王牧犍奉詔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主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順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戊寅 宋元嘉十五年 魏太延四年

王

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爲隴西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食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爲給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接南康府星子縣界山周二百五十里朱子以爲即禹貢之敷淺原也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爲開館于鷄籠山今日鷄鳴山在江寧府上元縣西北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字彦

德廬江灊人

立元學太子率更令（東宮官主宮殿門户職如衛尉）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靈運從祖弟）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巾首服也褠車衣也江南人士交際以為公服）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于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卯年（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凉亡凡二國）

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

武帝少子都督荆湘諸州軍事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荆州臨川王義慶在荆州八年欲為之選代故以義季為荆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内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夏六月魏主伐凉秋九月凉王牧犍降

北凉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以其妹武

李順向有蒙遜不敬之對茲又稱受其賄為之隱史家前後矛盾若是奚足憑哉至雪山消融成川人資溉灌則至今尚然非

威公主妻牧犍魏主遣醫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魏主乃大集公卿議于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以為牧犍罪惡未彰宜加恕宥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若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蒙遜數與順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帛納順懷中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之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饑渴難以久

盡欺誣也

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于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何得通渠溉灌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魏主隱聽聞之乃將軍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

伊馥代人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衆議皆不可用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代人崇之孫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敬魏北方諸姓有紇奚氏後改嵇代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蠕蠕命公卿為書讓牧犍七月至上郡屬國城漢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故城在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

部分諸軍以源賀禿髮傉檀之子為鄉導八月牧犍求救于蠕蠕魏主使姑臧遣使喻牧犍出降牧犍嬰城固守魏主分兵圍之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特有此敕以釋此疑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王釋而禮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畧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　北凉自段業改元沮渠蒙遜篡立至牧犍七凡三主合四十三年

冬十二月宋太子劭冠

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魏主還平城

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後有告牧犍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詔賜死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闞駰闞氏齊闞止之後以名為氏駰字元陰敦煌人張湛字子然敦煌淵泉人劉昞字延明索敞字巨振陰興字世隆俱敦煌

人宗欽字景若 趙柔字元明俱金城人 程駿字驎駒廣平曲安人居涼州 程弘駿從弟 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字倫許臨涇人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一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字仕明温人 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于誘導肅而有禮多所成就常爽亦置館于温水之

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温水亦曰温湯在大同府大同縣西南水經注桑乾城西有温湯即此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核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為魏歷以示高允 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

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　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　考秦以十月為正漢初因之天文志所云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今之七月也宋劉攽之論甚詳已具前五星聚條下　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知之矣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魏除田禁

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

改元已非正理況傳會神書以真君自號乎古今紀年之誕無有甚於此者

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也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庚辰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六月魏大赦改元

魏主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

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録尚書事始興王濬字休明文帝第二子

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義康傾身引接未嘗稍懈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于宋主曰相

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湛之王履謐之孫劉敬文沛郡人孔允秀魯郡人皆以傾陷有寵于義康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允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搆陷之自是主相之勢分

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自 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
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
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
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
章 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
十數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
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聞台猶稱脚疾以小
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初檀道濟薦沈慶之
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
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
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台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
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

宋祖起自艱難新洲衲衣留示子孫可也轉付主家亦何為者而會稽主竟視如蔑符為其子丐死命時尚悍横若此其貽謀之不臧可知矣我母汝父云云直是委巷婦嫗媟罵口吻不可與光武如章陵事相提並論

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被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嫡長高祖微時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以履性進利屢戒之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免履死廢於家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所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

怏怏不得志蓋士習之常然亦何至謀叛而當

康故終王之身義康得無恙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王球字蒨玉謐之子劉班劉湛小字班虎故稱為班東子義康小字蔣山即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初寧陵在其南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泰之子沈演之字臺真武康人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蔚宗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蔚宗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蔚宗人將謂

時謝靈運范曄比比皆是可見偏安季世政無綱紀矣然文帝既知逆惡之萌又恐以妒才信讒為嫌濡忍不斷卒至芽蘖斧柯悔之已晚小不忍則亂大謀所以為千古龜鑑

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辛巳宋元嘉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州軍事

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導以義方柰何一旦黜削遠送南疆竊恐義康年命窮盡奄忽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允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扶姓令育已來人

壬午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真君三年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眞君馭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

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高卑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

先是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至是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武帝從母弟懷敬之子分兵

攻取旁邑難當遣兵拒戰方明等大破之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方明以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元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道方明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既而魏擊宋仇池取之胡崇之被擒楊保熾走

秋七月甲戌晦日食

九月宋以沮渠無諱為河西王

涼之亡也牧犍之弟無諱出奔敦煌寇魏酒泉拔之已而魏克酒泉無諱遂棄敦煌西據鄯善今甘肅西安府之西

有地名喝斯
即古鄯善國時州人闞爽涼故太守據高昌今土魯番地漢為車師前部高昌壁涼張駿為唐契亦涼故將所攻爽遣使詐降於於此置高昌郡

無諱欲與之共攻契比無諱至高昌契已死爽閉門拒之無諱因襲據高昌遣使奉表於宋宋以無諱為

河西王爽奔蠕蠕無諱尋亦卒

冬十二月宋修孔子廟

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

掃

魏以李寶字懷素西涼武昭王暠之孫為敦煌公

寶自其伯父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北奔伊吾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餘衆及沮渠無諱棄敦煌而西寶帥衆自伊吾入據之繕修城府規復先業遣使奉表於魏魏以為鎮西大將軍敦煌公已而寶朝於魏魏遂留之

魏尚書李順有罪誅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

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

癸未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真君四年 夏五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

七月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烈帝之元孫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雒谷即駱谷注見前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其屬符達等遂舉兵立文德爲王據白崖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北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

漁陽人督闗中軍至下辯魏以彀子為仇池鎮將文徳遣使求援於宋宋以文徳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

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魏主如漠南以輕騎襲柔然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後騎曰柔然不

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

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俄而賊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甲申 宋元嘉二十一年 魏太平真君五年 春正月宋主耕藉田大赦

魏太子晃總百揆

魏以太子晃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鴈門平原人古弼輔之弼忠謹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時魏

古弼在魏頗著直聲然亦何至於君前起捽侍臣古之激懟者伏青蒲攀殿檻而極矣何嘗失禮若此乎但圍棋不聽奏事亦乖臨下之體元魏君臣葢兩失之

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乃具狀以聞魏主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詔令冠履就職且諭之曰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者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入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

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魏尚書令劉潔有罪誅樂平王丕明元帝以憂卒之子

初魏尚書令劉潔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擊柔然潔諫止之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潔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胡三省註即鹿渾海之谷也地直平城西北潔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潔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軍還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魏軍勸

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事白魏主收潔囚之魏主之北行也潔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潔嵩皆夷三族樂平王丕以憂卒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

給之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朕還臺先斬此奴弼官屬惶怖并恐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

擾之臣矣

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晉僑郡梁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王義宣武帝子為荊州刺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忝群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還代之讖必歸于吾矣師護義季小字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主餞義季於武帳岡在上元縣故臺城內將行敕諸子且勿食

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乙酉 宋元嘉二十二年 魏太平真君六年 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歷

初宋太子率更令何天承撰元嘉新歷表上云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 日與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 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 此以堯典日短星昴推之 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 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 知今之

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歷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歷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歷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惟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承天法每月晦朔及弦皆定大小餘或連三月皆大或連二月皆小也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仲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後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

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歷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宫聲韻無失率與律通

宋以武陵王駿文帝第三子即孝武帝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冬十一月魏人侵宋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臟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蔚宗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厚結蔚宗甥太子中書舍人謝綜述子之綜引熙先見蔚宗熙先家故饒於財數與蔚宗博故為拙行以物輸

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從容説蔚宗弑宋主立義康蔚宗愕然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之耻欲為之死不亦惑乎（蔚宗門無内行故熙先以此激之）蔚宗默然不應反意乃决綜素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静皆義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静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内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陳説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

於母不動色對妻妾悲涕不惟賊臣兼是逆子詩雖佳比之鸚鵡能言可耳史載若輩臨終相語況似有惜意謬哉

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蔚宗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蔚宗蔚宗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蔚宗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熙先被收望風吐款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于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蔚宗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比誅其母在市涕泣責之蔚宗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乃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止之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自蹈逆亂獨不出視蔚宗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注見前

有司奏削義康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子字道輝林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太平真君七年春正月魏主討盧水胡蓋吳宋發

兵援之

先是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吴盧水胡蓋吴聚衆反于杏城有衆十餘萬表降于宋魏將拓跋紇討之敗死河東蜀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薛永宗復聚衆以應吴至是魏主發兵討之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諸軍大破吴于杏城吴復遣使求援于宋宋以吴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吴聲援

三月魏誅沙門毁佛書佛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于魏主以為佛法妄誕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閲其財産得釀具及屈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内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内鞠為邱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踪跡有司其宣告諸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長少悉阬之自今

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魏主魏主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自為計由是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孑遺

魏人侵宋

初魏移書于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地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

邸饋饟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騷動宋主以爲憂詔謀羣臣御史中丞何天承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盈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惟安邊固守于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衆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内地二曰多藥城邑以居新從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

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輛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于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幹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怨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糧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宋伐林邑克之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奉貢于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字元幹家世儒素慤叔

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在日南水經註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和之等乘勝入象浦在盧容縣縣本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馬甲謂之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夏六月癸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以杜坦驥之弟為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宋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謂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

門第矜人最為江左惡習果於人才足錄奈何以疆界限之如是而欲希遠日磾流望不啻竿楚之異好矣

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傖荒賜隔況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八月魏將陸俟（魏內人諸姓步六孤氏後改陸氏俟代人）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

蓋吳屯杏城魏遣高涼王那（平文帝之後）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以為不討蓋吳其變未已莫若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吳

必就禽諸將咸曰脫吳叔不返誰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遣侯鎮長安侯單馬至鎮超喜以侯為無能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

百人出獵因詣趙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趙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為外都大官

丁亥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真君八年秋八月宋衡陽王義季卒

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戊子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真君九年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

彭城太守王元謨上言彭城要衝水陸請以皇子撫

臨州事故有是命

己丑（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秋七月宋以隨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後改封竟陵王）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元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漢霍去病封狼居胥事見前）御史中丞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

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大獲

柔然處羅可汗敕連可汗死處羅可汗立為魏高凉王那所敗遁走那追之九日夜悉收其輜重而還自是柔然㝡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庚寅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城名今河南汝寧府治是水經注汝水東逕懸瓠城北城形若垂瓠然　夏四月魏師還

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

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皆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字休元文帝第四子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于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

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潜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泰之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内史臧質字含文燾之子司馬劉康祖彭城呂人共救懸瓠魏遣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斬乞地真四月魏主燒攻具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

宋以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為吏部尚書

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略及為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吏郎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遂其非而校勝于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

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名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史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

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魏主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遂赦之名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狩疑不為帝殉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

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

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令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崔浩孤負聖恩不為無罪至于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于浩

李孝伯平棘人順從父弟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碻磝注見前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元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元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

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太笑太子劭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聽七月宋主遣王元謨帥沈慶之申坦魏郡魏人水軍入河受督于青冀刺史蕭斌摹之之子臧質王方回徑造許洛駿武陵王鑠南平王東西齊舉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震盪汧隴

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于魏主請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王元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元謨貪愎

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以火箭燒之元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元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鼓鞞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畧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元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

馳書勸元謨急攻元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惟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會元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貍威震天下豈元謨所能當哉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將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爲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元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石濟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東濟水北來注之注垣護之守石濟即此東燕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佛貍魏主小字清口清水入河之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即嶧山注見前禽魯郡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即嶧山碑李斯所篆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

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字仁孝河東解人大破魏師于陜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

宋略陽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漢縣今屬河南陜州斬縣

令以趙難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河東)(汾陰人)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于陝元景于後督租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于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惟著絳衲兩當(前當心後當背謂之兩當)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

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于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副軍柳元佑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

皆曰虜驅民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北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陜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蠭起及四山諸部落皆來送欵宋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

魏永昌王仁明元帝之孫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戍名在壽州北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于尉武康祖

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甲林以自固羅漢以已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禽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

羅漢夜斵三郎將首抱鎻亡奔盱眙

仁進逼壽陽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魏主攻彭城不克

魏軍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長史張暢字少徵吳人曰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得達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

干道民駿小字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歿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槖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山名在江寧府六合縣東南臨大江飲江湖以療渴爾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盪定有期君還

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嚴守江

魏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臧澄之燾之孫毛熙祚脩之之兄子等營東山前浦俱在盱眙縣東南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太武帝子後改封臨淮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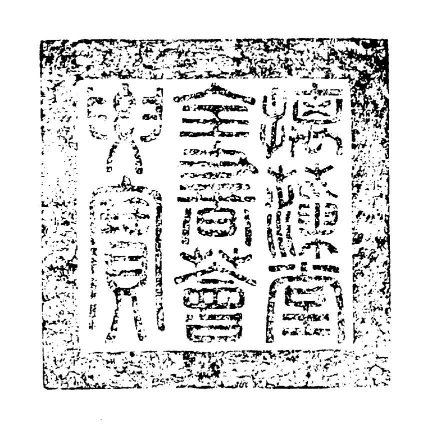
械單將七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字道真林子少子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初璞到官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石矢為守城之備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及臧質向城衆皆勸璞勿受璞歎曰同舟而濟胡越一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專功而留虜乎因開門納質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

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内外戒嚴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陳艦列營周亘江濵自采石戍名注見前至于暨陽晉縣隋省故城在今常州府江陰縣六七百里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謂吏部尚書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魏及宋平

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昏宋主亦餉以珍饈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名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于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吾意江徐但不異爾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三王謂江夏五陵南平三王也魏亦竟

不成婚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謄錄監生臣汪應鏊